

岳飞传

女俠家

刘颖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续《岳飞传》

岳家侠女

刘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46)

1990·哈尔滨

小队

责任编辑：许长军

封面设计：王向群

岳家侠女

——续岳飞传

yue jia xia nu

刘颖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文化印刷厂制版 黑龙江文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 15.75/插页

字数：310,000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6,000

ISBN 7-207-01759-6/I·350 定价：6.95元

246)

目 录

- 第 1 回 卧牛山岳家避祸
采薇菜雨田遇虎 (1)
- 第 2 回 护卫血洗卧牛山
二小中途遇官兵 (10)
- 第 3 回 岳银屏相府行刺
邵宗义仗义救人 (20)
- 第 4 回 官兵剿灭洞庭寨
心禅大师救孤儿 (30)
- 第 5 回 施庆义高山学武
石成义罗府行刺 (40)
- 第 6 回 梁红玉指关投师
岳银屏路遇王贵 (49)
- 第 7 回 杨二胡重新出世
石成义漫游西湖 (60)
- 第 8 回 罗秀芳只身入匪穴
张士杰侥幸遇美人 (70)
- 第 9 回 小书房三奸定计
王家庄王贵卖友 (79)
- 第 10 回 五恶徒挑衅被打
杨二胡不肯救人 (89)
- 第 11 回 京城外奸臣赏识奸友
秦相府中受师妹 (98)
- 第 12 回 (108)

第13回	言天龙恃强娶亲 施庆义仗义出战	(118)
第14回	刻苦学功终成功 谨防上当又上当	(128)
第15回	三小友大战黑石山 邵宗义击毙古天龙	(138)
第16回	何家庄岳银屏除害 虎头山张士杰落草	(147)
第17回	邵宗义散无义之财 丁兰英走江湖之路	(157)
第18回	岳银屏下虎头山邀友 梁红玉上红萝山隐居	(167)
第19回	石成义义救丁兰英 岳银屏夜探土豪府	(177)
第20回	闯塌天劫道反丧命 施庆义被围扁担山	(186)
第21回	岳银屏杀奸除害 石成义打虎救人	(196)
第22回	红衣女侠遇猛虎 鹰爪大王战汉奸	(206)
第23回	邵宗义戏耍骚狐狸 施庆义被救又失踪	(216)
第24回	五义剿灭扁担山 大意误中牢笼计	(226)
第25回	山脚下王明州报信 大厅内岳银屏杀贼	(236)
第26回	虎头山英雄聚义 七义士大闹相府	(246)
第27回	秦相府秦桧授首 虎头山擒端王	(256)

- 第28回 邵宗义因情而别
岳银屏下山寻友 (266)
- 第29回 为报仇迭逢奇事
欲访友巧闻冤情 (276)
- 第30回 韩士伦狱中救难女
岳银屏府衙惩贪官 (286)
- 第31回 胡中藻传出真情
金鸡山突闻噩耗 (295)
- 第32回 二侠行刺遇刺客
金主派人请能人 (305)
- 第33回 姚七老重新出现
梁红玉出手救人 (315)
- 第34回 白石口钦使被劫
酒宴上双雄较技 (322)
- 第35回 岳银屏下山寻故访友
张士杰荐医别有用心 (332)
- 第36回 开封城金主派刺客
湖芦山长魔收恶徒 (344)
- 第37回 岳银屏巧得易容丹
虞允文识破女儿身 (354)
- 第38回 石成义临安除奸
唐仲良城外采花 (364)
- 第39回 淫和尚调戏淑女
丘雨田吓走恶人 (373)
- 第40回 张士杰甘心变做童
丁兰英巧计表心意 (383)
- 第41回 丘雨田高山学艺
皮爱花金国寻兄 (393)
- 第42回 皮爱花明地 (402)

- 第43回 逛临安石成义讲酒店 (412)
荒郊外三兄弟战二侠
- 第44回 邵宗义思念心上人 (422)
施庆义延医救兰英
- 第45回 施庆义痛哭未婚妻 (432)
丘雨田巧遇知心友
- 第46回 严幼芳喜得佳婿 (442)
韩士伦路遇二侠
- 第47回 三侠打跑野和尚 (452)
五义鲁莽战三侠
- 第48回 大盟兄规劝盟弟 (462)
众刺客计议刺人
- 第49回 成义秀芳痛苦莫名 (472)
宗义银屏情义缠绵
- 第50回 闹龙舟刺客行刺 (481)
明大义痛歼恶魔
- 尾 声 占武穆冤案昭雪 (492)
众小侠飞鸟投林

第 1 回 卧牛山岳家避祸 采薇菜雨田遇虎

卧牛山山口有一处叫鬼门关的地方，真是名符其实，名为山口，其实山口离山脚还有十几丈高，虽说十几丈高不算高，却非常难走，从上到下仅有一点点小斜坡，斜坡上开出了仅容一脚的石台阶，稍一不慎就要跌下去。上了这十几丈高的石阶到山口了，可是山口仅仅不足一丈，过了这一丈远山口，左侧是峭壁，右侧却是一个深潭，潭不大，却深不可测，这段路不长，却更难走，也不知什么年代？什么人？在峭壁边上开出了仅容一人徒步行走的小路，路虽平却窄，正因为有这两个险，人们才叫这里是鬼门关。

卧牛山的山头象一头卧着的牛，头东尾西，牛头牛角具备，牛头歪向正南。在牛身子的腹部下是一块不太大的平地，有几户人家就住在这里。

住户的小房，墙是石头砌的，房盖上披了草，石头、木头、草都是本山出产的。

别看山口凶险难行，山里却是个桃源。住在这里的人们，选择没有石头的小块平地，种点庄稼，够吃的了，种点麻就可以自己纺线织布，野菜可吃的很多，野果更多，什么山梨、大枣、柿子、核桃、石榴、栗子……全有，只要愿意吃，去摘好了。山上可猎的动物也不少，什么山兔、豹子、鹿、雉鸡、山鹿、鹰……。所以这里的人们都是猎户。山上的草药也多得数不清，桔梗、柴胡、贝母、防风、五味子、

山枝子……采也采不完。

这里的人们，一年仅出山很少几次，都是背着贵重的药材、兽皮去集上换些盐、器皿等东西，不是他们懒，是山口的鬼门关难过。

这里的风景也美，山上的树种庞杂，松、柏、榆、柳俱全，一年四季中倒有三个季节可看五颜六色并放着香气的野花。树林中，有鸟齐集，有余学人语的八哥，有歌声动听的百灵，有羽毛美丽的黄莺、红壳、兰壳。大的如同喜鹊，小的仅有鸽子蛋般大。在牛的前腿附近，有一条仅有三尺多宽的小瀑布，跌下来到了牛腹前平地汇成一条小溪，溪水清彻见底，深仅尺许，更奇的是，溪中不知为什么还有鱼。

溪水在小屯南流向西，流入林中，没有人去找流到什么地方？大概是流到山脚去了。

天头到了申时，太阳转到了西边，虽说太阳在逐渐下落，可是照在人们身上仍是暖洋洋的。在一片树林边的草丛中，正有三个人在采摘野菜。三个人中，一对青年男女和一个年纪在七八岁的小孩子。

一对青年中，男子年在十八九岁，国字型脸庞、面白、双眉斜插入鬓、鼻直、口方、两耳垂轮，两只眼睛只黑只亮，黑眼珠不住的转动，一看就知是个英俊、智计过人的青年。

那个青年女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瓜子型脸，面孔白中透粉，粉中透红，皮肤细腻，一头黑发又浓又亮，双眉窄如柳叶，双眼皮，长睫毛，睫毛下一双杏眼，黑如熟透的紫葡萄，小巧的鼻子下面是一张不大的小嘴。

“姐姐！我采了好多好多了。”一个稚气的童音响起来。正是那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喊的。他生的虎头虎脑，头上是三

辘娃娃发，发浓而黑，两只眼睛又黑又亮又大。手里提着一个与他年龄很不相称的大筐，筐已满了。

姐姐听到喊声走过来，到了他跟前，往筐中一看大笑起来，笑声停住，笑声中断，她道：“你采的是不少，可这不是薇菜呀！”

小孩子瞪着大眼，脸上出现奇怪的神情。“这不是薇菜？你不是告诉我采这样的吗？”

“你错了，叶子颜色一样不行，你仔细看看，这个叶子是有牙的，象锯一样，这不是薇菜。”她用眼四下一捉摸，随着采了一片叶，道：“你看这才是薇菜，它叶边上没长牙。”

小男孩羞赧的笑了：“是我没看好，也怨你不早告诉我。”他把筐子一下子扣过来，从中取出一个带叶的嫩枝道：“姐姐，是这样的吧？这是薇菜吧？”

姐姐又笑了，她爱抚的摸着男孩的头，一边用另一只手挑拣薇菜。

小男孩也用手扒拉着挑，每挑出一个枝子或一片叶，都要问姐姐。

那个男青年背着个布袋走过来，他道：“哎呀，小雨弟采得好多呀，快撵上我了。”

“你不要说，我采错了好多好多，姐姐正帮我挑呢。”

那个男青年放下布袋，也帮助挑起来。

这三个人是干什么的？是山民吗？从面庞上看，不象。山民多是烈日里采药，狩猎，面孙多晒成了黑红色。而这三个人却面孔白皙，皮肤细腻。可是衣着却象山里人。

原来这青年男子叫张士杰，他爹叫张宪。由于秦桧听从

金太子宗弼（完颜兀术）的指使要杀死抗金将领岳飞，一时找不到借口，就指使罗汝辑与万俟卨去串通岳飞部将王贵与张俊，诬陷岳飞与张宪密谋反叛朝廷。然后就在风波亭杀死了岳飞及其部将张宪，及岳飞的义子岳云。

张宪随岳飞出征时，其家眷与岳飞家眷同住在一起。

那个年青女子叫岳银屏，是岳飞的女儿。

岳飞与张宪，岳云被杀害后，秦桧想斩草除根，又派一名都虞候领禁兵去河南汤阴捉拿岳飞及张宪家眷。多亏了周三畏报信。

岳张两家接信后，立即搬进了这卧牛山。这里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山中仅有六户住民，岳张两家迁来后才八户。

岳张两家为什么能找到这样一个世外桃源呢？为什么敢往这里搬呢？

原来这里还有一段旧话。

十几年前，卧牛山只有秦、高两姓，这两姓人家是儿女宗亲，由于得罪了当地的土豪，这土豪欲置秦高两家于家破人亡之地，向当地官吏告其谋叛。秦高两家事前得了信，不得已两家全躲进了卧牛山。

就在岳飞从军前一年，秦高两家的两位当家人，带了些兽皮、草药，打算到集上卖了，再买些盐以及日用器皿等物。由于他们带了一张虎皮，被集上的无赖抢去，正巧被岳飞撞见，岳飞教训了那个无赖，要回虎皮还给他们。秦高两家当然是千恩万谢，请教岳飞的姓名，家乡住处，岳飞本不愿相告，还是围观的人说出了岳飞的姓名、住址。

自那以后，秦高两家每次下山来，都要带些山里的土产，送到岳飞家，岳飞本不想收，可是，秦高两家却执意要

送。岳飞无奈，只好留下土产，反赠一些布帛金钱，其价值远远超过土产的市价。秦高两家更过意不去。一来二去，秦高两家竟把岳家当做至亲好友。

岳飞从军后，秦高两家到岳家来的更勤了，来往也更亲密了。

及至岳飞被害，周三畏送来凶信。岳家就选中了卧牛山做为避祸之处。

岳张两家投奔卧牛山。这时，秦高两家由于人多分枝，已分成了六家。正好是三家姓秦，三家姓高。

秦高两姓将岳张两家接到山上，帮助搭了屋，定居下来，由于岳姓人较少，岳家改姓丘，张家则仍姓张，因为姓张的人家多。

岳飞有一女四子，女儿叫岳银屏，年已十七岁，长子岳云是义子已与岳飞同时被害，亲长子岳霖，年十五岁，改名丘雨林，次子岳震，年十三岁，改名丘雨辰，三子岳霆，年十一岁，改名丘雨廷，四子岳雷，年八岁，改名丘雨田。

张宪只有一子名张怀中，改名张士杰，年十八岁。

岳银屏自幼随父练功，长拳短打，马上步下的功夫已渐成熟。岳飞的四个儿子也在姐姐的指导下练功。来到卧牛山以后，仍是勤苦练习，风雨不误。

张士杰也是自幼练功，由于他年长岳银屏一岁，比银屏早学一年，所以他的功夫比银屏还高，他也在帮助银屏指导四个异姓弟弟练功。

六个孩子除练功外，也随着秦高两姓人家的人出外狩猎、采药、采野菜、野果。

参加狩猎时，秦高两家本不让岳张两家去，及至看到几

个孩子的武功高，比他们这些老猎手还强，才不拒绝了。不过，每次出猎，只有张士杰、岳银屏、岳霖参加，三个小兄弟是被禁止去的。而采药、采山果、野菜则是全员出动。不过很明显的分成两帮。岳霖、岳震、岳霆一帮，张士杰、岳银屏、岳雷一帮。

为什么这样分帮呢？这里有个人所共知的秘密。

原来，张士杰和岳银屏，从小就在一块儿玩耍，学武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个人由童年到少年，由少年又步入青年，两个人的心里都有了那个意思。

两个人的妈妈也都有那个意思，只是觉得他和她年龄还小，其父的冤仇未报，所以虽都有意却未明说。

岳霖年纪终究大一些，他好象也看出来张家哥哥愿意和银屏姐姐多说话。比如在指导他们练功时，张家哥哥总是找出许多话和姐姐说，所以在采野菜、山菜时，他就把二弟、三弟叫在一边。唯独四弟岳雷却离不开姐姐，他怎么也哄不过来，也只好由他了。而银屏姐姐却好象愿意领着四弟岳雷。当岳霖哄四弟做一帮时，姐姐却哄四弟不要去跟哥哥，要他跟姐姐。岳霖不知怎么回事？因哄不转四弟，也只好作罢。

今天，又是张士杰、岳银屏、岳雷一道来采薇菜。

岳雷采的薇菜挑出来了，仅仅盖住筐底，岳雷是个要强的孩子，见自己采的薇菜不多，挎起大筐去找薇菜了。

张士杰对岳银屏道：“雨田真要强，你看，他看见自己的薇菜少又去采去了。”

“人应该要强，不该偷懒。”

“是的！”张士杰向岳银屏走近一步，声音放低了，说

道：“银屏，我看你最近好象讨厌我，是吗？”

“你怎么看出来？”银屏声音也很低。

“你为什么总躲着我呢？”张士杰伸手去拉岳银屏的手，岳银屏身子向后一步，躲开了他的手，嘴里说道：“你也不怕雨弟看见？”

张士杰转身看了一下，说道：“雨弟已走远了，他看不见。”说着又去拉银屏的手，银屏手向身后一背，他没抓着。

“士杰哥。不要这样。”

“银屏，你每次采野菜、摘山果都要带雨田来是何用意呢？”

“不愿跟雨林他们一伙，我当姐姐的能不领他来吗？”

“不！”张士杰摇着头道：“我看你是有意的，难道你不愿和我在一起说说话吗？难道我就这样让你讨厌吗？”

“士杰哥，你对我的心意我明白，可是……。”

“既然你明白为什么还故意躲着？我配不上你是吗？”张士杰打断了岳银屏的话，急急的说着，声音仍是不大。

“不要说那些气话。”岳银屏抬起头来，那对水汪汪的杏眼望着张士杰。“一是我们年龄还都小，二来，我明确告诉你，父仇不报我们是不能成亲的。”

张士杰道：“银屏，你说年龄小？你十七，我十八，已到了结亲的年龄了。至于说到父仇，咱们成亲后也一样可以报仇啊。”说着又伸出手去抓岳银屏的手。岳银屏又退后一步，张士杰跟进一步，岳银屏急道：“士杰哥，你再这样我要生气了。”说罢，真的收敛了笑容，脸如挂上一层霜。张士杰见岳银屏真的挂下脸，他不自然的收回手，叹了一口气

气，停住不动，稍顷，又道：“银屏，我拉拉你的手都不行吗？你知道我是怎样想念你吗？每当我闲下来就想起了你，吃饭时想，睡觉时也想，只要有一时看不见你我就想。我多么想永远和你在一起。我拉拉你的手，也是对我的一种安慰，亦可解我想念之苦，难道你就这样狠心吗？”

岳银屏似是被张士杰的话打动了，她脸色开始缓和，头又低下去。等了一会儿，她抬起头，脸色已无怒意，却象有些羞涩。

张士杰又道：“银屏，你是个善良的姑娘，你就看着我受相思的折磨吗？你就不能对我发一点善心吗？我是想拉一拉你的手，以慰我相思之苦，安慰一下我这颗痛苦的心。”

岳银屏只看了张士杰一眼，又低下头去，身子却没动。

张士杰似乎已看出岳银屏的心在变软。他轻轻走前一步，又慢慢伸过手去。岳银屏这次没有后退，也没有将手背到后面去。张士杰抓住了她的手。

岳银屏的手虽是拿过刀剑，练过岳家拳，仍是细白粉嫩，柔软如绵。张士杰握住她的手，感到很热，手中如同抓住一块美玉。他不敢用大力，却紧紧的握着，握了一会儿，又伸出另一只手，两只手将银屏的手捧住，轻轻的揉搓着，然后又拿到脸前，用双眼凝视着。

岳银屏仍低头站，一任他摆弄自己的手。

张士杰忘情的将银屏的手凑在鼻子下嗅着，又将手背送到口边吻着。

岳银屏仍是低头不语。

张士杰胆子大起来，他用左手握着银屏的左手。胳膊一伸，向左跨上一步，胳膊就围住了银屏的柳腰，同时，右手

又抓住银屏的右手，头俯下去，凑近银屏的耳边轻声道：

“银屏，我们是多么般配的一对，天老爷也会赞成的。”

银屏的耳朵被张士杰嘴里吐出的热气刺得有些发痒，她不忍抽回手，也不忍从张士杰的胳膊围中脱开，她忍住耳痒，仍是无语的低着头。

张士杰见银屏不说话也不动，他的胆子又大一些，左臂稍一弯，一用力，将银屏拥在怀中，俯下头去，飞快的在银屏的脸腮上亲了一口。岳银屏一招仙人脱衣，离开张士杰的怀，同时甩脱了他的双手，愠怒的抬头起来，直视着张士杰的脸。

张士杰被岳银屏的动作惊呆了，见她脸上的怒意，赶忙陪笑道：“银屏，原谅我的鲁莽，我是太爱你了。方才是情之所钟，忘乎所以，请不要生气。难道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岳银屏叹了一口气，低声道：“士杰哥，我知道你的心意，难道我的心意你不知道吗？我对你并非无情，只是，现在父仇未报，我们不能陷在儿女私情中。你放心，只要妈妈愿意，我是不会变心的。不过，在父仇未报之前，你和我却要把儿女私情埋在心里。”她这些话，义正辞严，她见张士杰脸现痛苦之色，又缓和了语气道：“现在，你和我都是年龄相仿，在人前人后还应该避嫌疑，你不是说有意领雨田弟来吗？是的，这也正是为了避嫌，因为你总愿和我一道摘山果，采野菜。如果没有雨弟同来，别人会怎么说呢？你想过吗？”

张士杰脸色有些缓和，他道：“银屏，你看这样好不好？待我禀明妈妈，请她和岳伯母说明，先把我们的事定下

来，那时，我们就是没结亲的小夫妻，再在一起就不怕别人说咸道淡的了。待报了父仇咱们再成亲如何？”

“不！”岳银屏立即接道：“妈妈如何想的我不知道，就我个人说，暂时什么也不必定，我已说过，父仇未报之前绝口不谈亲事。即便如你所言，定上我们的亲事，我们更应避嫌，更不应该常在一起了。我还是那句话，你放心，父仇报了，我就嫁给你，难道你信不过我吗？”

张士杰打心里往外说，就是愿意常和岳银屏在一起，朝夕相处，一刻也不分离才好，可是他又想不出更好的理由来，他正在想着，忽然远处传来雨田的呼声：“姐姐！”声音急中又带着恐惧声：“姐姐！”

岳银屏不假思索，飞步向雨田呼声处奔去，张士杰也随后赶来。待他们转过一片小树林，却看见一只猛虎叨着雨田在猛窜。

第 2 回 护卫血洗卧牛山 二小中途遇官兵

一间雅致的书房，秦桧坐在一张紫红色的太师椅上，在他面前并排站着四个人，内行人一看就知道这四个人都是练过武功的。

秦桧咳嗽了一声，然后说道：“你们此行一定要严守秘密，对任何人也不要说出此行的目的。到那里办事手要狠，万不可留情，不要留下一个。俗话说：斩草不除根，必定有后患。你们办成了这件事，我要重重赏你们。你们的行止要